禮記集解

禮記卷四十二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孫希旦集解

雜記下第二十一之二

凡弁經其衰侈袂

弁經大夫以上之弔服也侈大也士之弔衰袂二尺二寸圜殺之至袪而爲一尺二寸與元端服同大夫以上之弔衰其袂不圜殺故曰侈袂○鄭氏曰侈猶大也袂之小者二尺二寸大者半而益之則袂侈三尺三寸孔氏曰士則其衰不侈故周禮司服有元端素端註云變素服言素端者明異制大夫以上侈之明士不侈故稱端愚謂註疏之說非也少牢禮主人朝服主婦禒衣侈袂鏘鳴按儀禮作錫衣此從敖氏繼公說讀錫爲禒主人之朝服與禒衣相當禒衣侈袂則朝服可知朝服侈袂則弁冕之服亦侈袂

可知左傳晏子端委立於虎門則朝服亦名端魏文侯
端冕而聽古樂大戴禮武王端冕而受丹書大戴禮哀
公問端衣元裳冕而乘輅韓非曰築社者攐撅而置之
端冕而祀之是冕服亦名端朝服與冕服皆侈袂而其
制皆端則謂侈袂爲益其袂爲三尺三寸者必不然矣
褎衰名爲端衰褎服記言褎衰之制曰衣帶下尺袪二
尺有五寸袂屬幅衣二尺有二寸袪尺二寸此士之褎
衰也士以元端爲祭服其褎衰與元端同制是元端服
衣與袂皆二尺二寸而其袂則圜殺之爲一尺二寸蓋
元端服自天子以下皆用以燕居故殺其袂者所以便
事也自朝服以上皆用於朝祭故其袂二尺二寸而不
圜殺不殺則袂侈矣雖士之朝服爵弁服亦然士之褎
衰及弔衰皆用元端服之制大夫則褎衰弔服其首服

皆以弁故其衣皆侈袂與士異也

父有服宮中子不與於樂母有服聲聞焉不舉樂妻有服不舉樂於其側大功將至辟琴瑟小功至不絕樂釋文與音預聞音問又如字辟音避一音婢亦反

鄭氏曰宮中子與父同宮者也禮由命士以上父子異宮不與於樂謂出行見之不得觀也大功將至辟琴瑟亦所以助哀也崔氏靈恩曰父有服齊衰以下之服也若重服則期後猶有子姓之冠自當不得與於樂愚謂大功將至謂他人有大功之喪者也已於其將至而爲之辟琴瑟君子不奪人之喪忠恕之道也大功且然則重者可知小功至不絕樂者服輕也

姑姊妹其夫死而夫黨無兄弟使夫之族人主喪妻之黨雖親弗主夫若無族矣則前後家東西家無有則里尹主

之或曰主之而附於夫之黨鄭註里或爲士

鄭氏曰此謂姑姊妹無子寡而死也夫黨無兄弟無緦之親也其主喪不使妻之黨而使夫之族人婦人外成主必宜得夫之姓類里尹主之喪無無主也里尹閭胥里宰之屬王度記曰百戶爲里里一尹其祿如庶人在官者諸侯弔於異國之臣則其君爲主里尹主之亦斯義也或曰主之者謂妻之黨自主之非也夫之黨其祖姑也孔氏曰周禮六鄉之內二十五家爲閭閭胥一胥中士也六遂之內二十五家爲里里置一宰下士也愚謂四民羣萃州處而乃有死而無前後家東西家者謂其所與居者皆妻之黨而無可以主其喪者也里尹於民爲親故無主則爲之主葢哀其顚連無告而爲之治其殯葬虞祔之事古者吏之於民其所以用恩者如此

其至也或曰主之者記者又引或人之說以爲夫若無族而又無前後家東西家則妻之黨可以主之而還祔於夫之黨蓋不得已而通禮之窮也

麻者不紳執玉不麻麻不加於采

鄭氏曰吉凶不相干也麻謂絰也紳大帶也喪以要絰代大帶也麻不加於采者采者不麻謂弁絰者必服弔服是也采元纁之衣孔氏曰麻者不紳言著要絰者不得著大帶也執玉不麻者謂平常手執玉行禮不得服衰麻也案聘禮已國君薨至於主國衰而出註云於是可以凶服將事側行聘享之事執玉得服衰絰者彼謂受主君小禮得以凶服若行聘享大事則吉服故鄭云其聘享之時自若吉也麻不加於采者謂弁絰之屬不得加於元衣纁裳之上也愚謂麻者不紳此麻謂首絰

也謂首著麻絰則身著麻帶不得以大帶配之也執玉不麻麻不加於采此麻兼謂絰帶也執玉不麻謂喪中執玉則不得服首絰麻帶也故聘禮遭喪大夫練冠長衣以受上篇致含宰朝服取璧皆不服絰帶也麻不加於采謂首服元冠則不加麻絰身服元纁則不加麻帶也麻不加於采而弔者小斂加武帶絰其時主人未成服弔者猶元冠緇衣也以是知弔絰皆葛絰也惟朋友則至成服而易以麻

國禁哭則止朝夕之奠卽位自因也

鄭氏曰禁哭謂大祭祀時雖不哭猶朝夕奠自因自用故事

童子哭不偯不踊不杖不菲不廬釋文偯於豈反說文作悠屝本又作菲扶味反

鄭氏曰未成人者不能備禮也當室則杖孔氏曰案問

喪云童子當室則免而杖矣戴德云童子當室謂十五以上若世子生則杖故曾子問云子衰杖成子禮是也皇氏云童子當室則備此經中五事特云杖者舉重言也偯謂偯哭之餘聲也間傳曰大功之哭三折而偯則父母之喪雖成人哭亦不偯矣而此云童子哭不偯者彼謂始死之時雖成人哭父母亦不偯所謂嬰兒中路失其母是也若既葬以後則成人哭有曲折餘聲惟童子不偯也童子當室則杖以其爲喪主也喪服傳曰杖者所以擔主也喪大記曰喪有無後無無主主幼則使人抱之既使人抱之則必當爲之執杖是爲喪主始生卽杖不獨世子也至於踊與居廬則非孩提所能雖世子亦必待稍長矣皇氏謂杖則備此五事者亦未必然大約十五以上則五者備有而天性這至者或亦非年

之所能限也

孔子曰伯母叔母疏衰踊不絕地姑姊妹之大功踊絕於地如知此者由文矣哉由文矣哉

鄭氏曰伯母叔母義也姑姊妹骨肉也陸氏佃曰疏衰大功文也踊絕不絕情也伯叔母之喪文至而情不至姑姊妹之大功文不至而情至知此者則凡於禮知由於內矣故曰由文矣哉若夫徒文具而無至誠惻怛之實失是矣

泄柳之母死相者由左泄柳死其徒由右相由右相泄柳之徒爲之也釋文相息亮反

鄭氏曰亦記失禮所由始也泄柳魯穆公時賢人也相相主人之禮愚謂詔辭自右以代尊者出命也相禮與詔辭別當由左由右非也案檀弓有若之喪悼公弔焉

子游擯由左是子游之先擯者失禮由右而子游正之也泄栁之母死擯者尚知由左至泄栁死其徒又復失禮也

天子飯九貝諸侯七大夫五士三 釋文飯扶晚反

鄭氏曰此謂夏時禮也周禮天子飯含用玉孔氏曰典瑞云大喪共飯玉含玉是周禮天子飯含用玉案禮戴說天子飯以珠含以玉諸侯飯以珠含以璧大夫士飯以珠含以貝此等皆非周禮並夏殷之法左傳成十七年子叔聲伯夢食瓊瑰哀十一年齊陳子行命其徒具含玉此等皆是大夫而以珠玉為含者以珠玉是所含之物故言之非謂當時實含用珠玉也愚謂飯含也對文則米曰飯貝玉曰含通而言之含亦謂之飯也周禮玉府共含玉典瑞大喪共飯玉含玉上篇諸侯致含以

璧左傳陳子行命其徒具含玉士喪禮實貝三不用玉則大夫以上含用貝玉士惟用貝也此但言貝者據上下之所通用者言其差爾鄭氏以爲夏禮無所據也

士三月而葬是月也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士三虞大夫五諸侯七

鄭氏曰尊卑恩之差也天子至士葬卽反虞孔氏曰大夫以上葬與卒哭異月者以其位尊念親情深於時長遠士職卑位下禮數未申故三月而葬葬罷卽卒哭天子至士葬卽反虞者以其不忍一日未有所歸尊卑皆然

諸侯使人弔其次含襚賵臨皆同日而畢事者也其次如此也 釋文臨如字徐力鴆反

諸侯於鄰國之喪先行弔禮其次致璧以飯含其次致

禭以襲斂其次致賵物以助葬皆以喪事之所用爲先後末則弔使自臨故曰其次如此也案士喪禮始死有致禭葬時有致賵此含禭賵同日畢事者葢同國之禮禭賵異時各致異國之禮則禭賵一時並施故春秋文五年成風之喪天王使榮叔歸含且賵而子高之喪孔氏之使者未至冉子攝束帛乘馬以將之亦始死即致賵皆異國之禮也雖賵禭並施至葬時別遣人會葬故文五年王使召伯來會葬會葬則當致贈也

卿大夫疾君問之無算士壹問之君於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爲士比殯不舉樂釋文比必利反爲于僞反

孔氏曰喪大記君於大夫疾三問之此云無算謂有師保恩舊之親故問之無算或可喪大記云三問者君自行此云無算者遣使也愚謂問之者或親往或使人也

無算謂無一定之數也喪大記君於大夫疾三問之此云無算者疾有久暫劇易之不同不可爲一定之數故曰無算要其多者不過三問也於士但一問之而已大司樂諸侯薨令去樂大臣死令弛縣此君爲大夫比卒哭不舉樂當弛縣爲士比殯不舉樂則但去樂也

升正柩諸侯執紼五百人四紼皆銜枚司馬執鐸左八人右八人匠人執羽葆御柩大夫之喪其升正柩也執引者三百人執鐸者左右各四人御柩以茅　釋文葆音保引以愼反

鄭氏曰升正柩者謂將葬朝於祖正柩於廟也廟中曰紼在塗曰引互言之御柩者居前道止之大夫士皆二紼孔氏曰升正柩者謂將葬朝於祖廟柩升廟之西階正於兩楹之間其時柩北首故既夕禮云遷于祖用軸升自西階正柩于兩楹間是也皆銜枚者謂執紼之人

口皆銜枚止諠囂也司馬夏官主武故執金鐸率衆左
右各八人夾柩以號令於衆也匠人工人羽葆者以鳥
羽注於柄頭如蓋謂之羽葆葆謂蓋也執蓋物御柩謂
執羽葆居柩前御行於道示指揮於路爲進止之節也
愚謂周禮鄉師大喪用役則帥其民而至遂治之遂人
大喪帥六遂之役而致之及葬帥而屬六綍天子執綍
之人出於六鄉六遂則諸侯執綍之人出於三鄉三遂
也諸侯三鄉三遂而執綍五百人則天子六鄉六遂而
執綍者千人矣執綍者天子千人諸侯五百人大夫三
百人則士百人與周禮大司馬註云枚如箸銜之有繣
結項中軍法止語爲相疑惑也司馬謂兩司馬也周禮
大司馬教大閱兩司馬振鐸兩司馬卽鄉遂之閭胥里
宰平時則屬於地官而掌閭里之政教有事則屬於司

馬而主徒役之政令也匠人匠師葢冬官之考也執羽葆於柩前以指揮爲柩行抑揚左右之節也周禮喪祝及朝御匶及葬御匶出宮乃代又鄉師大喪執纛以與匠師御匶而治役是王喪朝廟以喪祝御匶及出宮而代以鄉師與匠師也士喪記云遂匠納車于階閒是柩車者匠師之所職而鄉師統領六鄉徒役是其所主故以此二人御匶諸侯之禮葢亦然此不言喪祝及鄉師者文畧也朝廟屬於輴軸謂之紼在塗屬於柩車謂之引於諸侯言執紼於大夫言執引互相備以見所用之人數及執鐸御柩之法朝廟與在塗時並同也大夫二紼不言者從上差之可知也不言銜枚者大夫執引之人或出於朋友鄉黨之助不可以徒役之法治之也茅編組白茅爲之亦所以指麾也左傳楚軍前茅葢此類

也士御枢以功布

孔子曰管仲鏤簋而朱紘旅樹而反坫山節而藻棁賢大夫也而難爲上也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賢大夫也而難爲下也君子上不僭上下不偪下釋文弇於檢反本亦作揜偪音逼本又作損

說見禮器及郊特牲鄭氏曰難爲上言其僭天子諸侯難爲下言其偪士庶人

婦人非三年之喪不踰封而弔如三年之喪則君夫人歸鄭註踰封或爲越竟

婦人無境外之事故非三年之喪不踰封而弔則雖兄弟之喪不奔也如三年之喪則君夫人尙歸又以明父母之喪無不奔者也孔氏曰女子出適爲父母期而云三年者據本親言之也

夫人其歸也以諸侯之弔禮其待之也若待諸侯然夫人至入自闈門升自側階君在阼其他如奔喪禮然釋文闈音韋劉昌宗音暉○鄭註闈門或爲帷門

鄭氏曰以諸侯之弔禮謂其行道車服待之若諸侯然謂主國所致禮入自闈門升自側階女子子不自同於女賓也宮中之門曰闈門爲相通者也側階旁階也他謂哭踊髽麻愚謂闈門宮旁小門也左傳齊子我屬徒攻闈與大門考工記曰闈門容小扃參个側階北階也側特也堂南東西有階其北惟東方有之故曰側階升自側階自東房而出於堂也入自闈門則不入大門升自側階則不升路寢前之西階皆變於吉時也君在阼謂在阼階下之位明不爲變位以其非賓客也

嫂不撫叔叔不撫嫂

鄭氏曰遠別也

君子有三患未之聞患弗得聞也既聞之患弗得學也既學之患弗能行也君子有五恥居其位無其言君子恥之有其言無其行君子恥之既得之而又失之君子恥之地有餘而民不足君子恥之衆寡均而倍焉君子恥之釋文其行下孟反

孔氏曰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今不能撫養使民逃散故土地有餘而民不足役用民衆彼此均等而他人功績倍多於己由己不能勸課督率也愚謂三患皆爲學之事弗得聞則無以知其理弗得學則無以習其事弗能行則無以體其實也五恥皆從政之事居其位無其言則謀謨不足以稱其位有其言無其行則猷爲不足以副其言既得之而又失之則才德不足以保其祿地有

餘而民不足則恩惠不足以徧其民衆寡均而倍焉則才力不足以立其事也○方氏慤曰孔子嘗謂鄙夫事君其未得之患不得之既得之患失之此乃言既得之又失之蓋鄙夫之心在乎固其位君子之心在乎稱其位勢不足以固其位而失之者鄙夫所患也德不足以稱其位而失之者君子所恥也此所以爲異愚謂君子之所恥者謂己之職業不脩而見褫奪也若不當失而失之君子固未嘗以爲恥而當失而不失君子尤不能以一日安也

孔子曰凶年則乘駑馬祀以下牲

鄭氏曰自貶損亦取易供也駑馬六種最下者下牲少牢若特豕特豚也孔氏曰校人馬六種種馬戎馬齊馬道馬田馬此五路所乘駑馬負重致遠所乘凶年人君

自貶損乘駑馬也天子諸侯及天子大夫常祭用大牢
凶年降用少牢諸侯大夫常祭少牢降用特豕士常祭
特豕降用特豚如此之類皆爲下牲也

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
書

鄭氏曰時人轉而僭上士之喪禮已廢矣孔子以教孺
悲國人乃復書而存之

子貢觀於蜡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
未知其樂也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張而
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爲也一張一弛文武
之道也釋文樂音洛

鄭氏曰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
國索鬼神而祭祀則黨正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

齒位於是時民無不醉者如狂矣曰未知其樂怪之蜡之祭主先嗇而祭司嗇勞農以休息之言民皆勤稼穡有百日之勞喻久也今一日使之飲酒燕樂是君之恩澤非女所知言其義大孔氏曰蜡祭飲初正齒位及飲末醉無不如狂者也子貢以禮儀有序乃是可樂今醉飲號呶人皆若狂則非歡樂故曰未知其樂也孔子言蜡而飲是報民一年之勞苦故云百日之蜡也言百日者舉其全數喻久其實是一年之勞苦也今日歡休恣其醉如狂是由於君之恩澤故云一日之澤也其義深遠故曰非爾所知也張謂張弦弛謂落弦孔子以弓喻民弓張而不落弦則絕其弓力喻民久勞而不息則亦損民之力縱令文武之治亦不能使人之得所也弓久落弦而不張設則失其往來之體喻民久休息而不勞

苦則民有驕逸之志民若如此文武不能爲治也弓一
張一弛喻民勞逸相參調之以道化之以理則文武治
民之道也○愚謂鄉飲酒之禮安燕而不亂而蜡祭飲
酒至於一國之人皆若狂何也葢賓賢能之禮專於士
故節之以禮而不過蜡祭飲酒逮乎民故恩惠浹洽而
醉飽有所不禁也
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
事於祖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也
孔氏曰左傳襄公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孟獻子曰
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啟蟄而郊郊而卜耕今既
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據獻子此言郊天用周之三月
而禮記云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
有事於祖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也此與禮記俱稱獻子

二文不同必有一謬禮記後人所錄左傳當得其眞若七月而禘獻子爲之則當獻子之時應有七月禘者烝嘗過則書禘過亦宜書何以獻子之時不書七月禘也左傳襄七年疏愚謂魯無夏至禘亦無冬至郊魯郊皆以孟春正月此記所言其誤無疑

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也

郝氏敬曰魯昭公之世王命不行於天下久矣諸侯繼世自立且不由天子況其夫人乎諸侯之不娶同姓者未必皆有王命也因昭公娶吳女附會之耳愚謂郝氏之說似矣而未盡也婦人從其夫之爵位夫榮於朝則妻貴於室矣故王藻曰唯世婦命於奠繭其他則皆從男子未有既命其夫又命其妻者也春秋於魯適夫人之喪皆書夫人某氏薨獨昭公夫人書孟子卒定公夫

人書姒氏卒葢當時不以夫人之禮治其喪故春秋不稱夫人不書葬以見當時臣子怠慢之罪讀者不察遂以爲二夫人不命於天子故其書之如此又以昭在定先而所娶者乃吳女遂以爲昭公取同姓故不請命於天子而夫人之不命自此始而不知夫人本無受命之法也

外宗爲君夫人猶內宗也釋文爲于僞反下爲夫爲之服同

外宗宗婦也以其自他族來嫁於宗內故曰外宗周禮外宗宗廟之祭佐王后薦玉豆眡豆籩王后以樂羞齍則贊凡王后之獻亦如之祭統云宗婦執盎從特牲禮宗婦執兩籩戸外坐主婦致爵于主人宗婦贊豆皆與周禮外宗之所職者相合則外宗卽宗婦明矣內宗宗女也服問曰諸侯爲天子服斬夫人猶外宗之爲君也

此言外宗爲君猶內宗臣爲君服斬其妻從服齊衰是諸侯夫人之於天子與內外宗之於君皆服齊衰期也然諸侯夫人之爲天子乃從服也從服不累從故但爲天子服而不服王后內外宗於君夫人本有服者也故不但爲君服而并爲夫人服其爲君皆齊衰期其爲夫人則各依本服之月數而服則皆以齊衰也○鄭氏曰外宗內宗皆謂嫁於國中者也爲君服斬夫人齊衰不敢以其親服服至尊也外宗謂姑姊妹之女舅之女及從母皆是也內宗五屬之女也其無服而嫁於諸臣者從爲夫之君嫁於庶人從爲國君孔氏曰古者大夫不外娶故君之姑姊妹嫁於國內大夫爲妻是其正也舅之女及從母在國中者非正也以諸侯不內娶諸侯雖曰外取舅之女及從母元在他國不得來嫁與已國卿

大夫爲妻以大夫不外娶愚謂鄭氏以內宗爲五屬之
女及言內宗無服而嫁者之服皆是也至其以外宗爲
姑姊妹之女之屬及謂內外宗皆爲君服斬則非是婦
人不貳斬故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降服齊衰不杖
期雖諸侯之女子子適人者亦然也豈有內外宗乃爲
君服斬乎與諸侯爲兄弟者服斬特主男子言之耳至
大夫不外娶雖公羊之說然士昏禮有饗他邦送者之
禮則卿大夫亦非不可外娶矣

廄焚孔子拜鄉人爲火來者拜之士壹大夫再亦相弔之
道也

鄭氏曰言拜之者爲其來弔已宗伯職曰以弔禮哀禍
災

孔子曰管仲遇盜取二人爲上以爲公臣曰其所與遊辟

也可人也管仲死桓公使爲之服宦於大夫者之爲之服也自管仲始也有君命焉爾也釋文上時掌反辟匹亦反

鄭氏曰管仲言此人可也但居惡人之中使之犯法自管仲始亦記失禮所由也善桓公不忘賢者之舉宦猶仕也此仕於大夫更升於公與違大夫之諸侯同禮不反服愚謂上以爲公臣者蓋初以爲己臣而其後薦之於公也辟邪辟也言二人才本可用特所與遊者非其人故至於爲盜耳使爲之服者使爲服舊君齊衰三月之服也

過而舉君之諱則起與君之諱同則稱字

鄭氏曰舉言也起立者失言而變自新與君之諱同謂諸臣之名也

內亂不與焉外患弗辟也釋文與音預辟音避

鄭氏曰謂卿大夫也同僚將爲亂已力不能討不與而已至於鄰國爲寇則當死之也春秋魯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傳曰君子辟內難而不辟外難孔氏曰內亂不與謂力不能討也若力能討則討之愚謂內亂謂國內篡弑不與言不可從於爲亂蓋雖威劫利誘而毅然不回若晏子之於崔慶蘧伯玉之於孫甯是也外患謂國見圍滅弗避謂見危授命

贄大行曰圭公九寸侯伯七寸子男五寸博三寸厚半寸剡上左右各寸半玉也藻三采六等釋文厚戶豆反剡以冉反

鄭氏曰贄大行者書說大行人之禮者名也藻薦玉者也三采六等以朱白蒼畫之再行也子男執璧作此贄者失之矣孔氏曰贄明也周禮有大行人篇作此記之前別有書論說大行人之禮其篇名謂之贄大行剡殺

也殺上左右角各寸半也五等諸侯圭璧俱以玉爲之故曰玉也藻謂以韋衣木以藉玉者三采朱白蒼也六等六行也畫上三色每色爲二行是三采六等案聘禮記云朝天子圭與繅皆九寸繅三采六等朱白蒼朱白蒼（按今聘禮記無重朱白蒼字蓋轉寫失去）既重云朱白蒼是一采爲二等相間而爲六等也五等諸侯皆一采爲一就典瑞云公侯伯皆三采三就謂一采爲一就故三采三就其實采別二就三采則六等也典瑞又云子男二采再就二采謂朱綠也二采故二就其實采別二就二采則四等也典瑞又云瑑圭璋璧琮繅皆二采一就以頫聘此謂卿大夫每采唯一等是二采共一就也與諸侯不同其天子則典瑞云繅五采五就亦一采爲一就五采故五就其實采別二就五采則十等也敖氏繼公曰繅以帛爲

之表元裏纁所以藉玉而又揜其上者也圭與繅皆九寸其長同若其廣則玉三寸而繅蓋一尺許也愚謂公侯伯執圭子男執璧此乃俱蒙圭言之者文不具也博三寸以下明圭之制也剡上左右各寸半者距圭上端之一寸半斜嚮上削之各至上端之中央而止其殺之度從上端之中央至兩畔從上端至下皆一寸半也聘禮記云繅皆元纁則以帛爲之明矣舊說謂以韋衣木者非典瑞言公侯伯繅皆三采三就而此云三采六等則凡藻皆以二等爲一就也此三采者以朱白蒼用五行相克之次則五采者以朱白蒼黃元而二采者以朱白也

哀公問子羔曰子之食奚當對曰文公之下執事也釋文當如字舊丁浪反

鄭氏曰予之食奚當者問其先世始仕食祿以何君時悉謂下執事謂士也記此者以其對辭得禮

成廟則釁之其禮祝宗人宰夫雍人皆爵弁純衣雍人拭羊宗人視之宰夫北面于碑南東上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刲羊血流于前乃降釋文純側其反拭音式刲苦圭反

鄭氏曰廟新成必釁之尊而神之也宗人先請於君曰請命以釁某廟君諾之乃行居上者宰夫也宰夫攝主也拭靜也自由也孔氏曰爵弁士服純衣謂絲衣則元衣纁裳也大戴禮釁廟篇云成廟則釁以羊君元服立於寢門內南鄉祝宗人宰夫雍人皆元服宗人曰請命以釁某廟君曰諾遂入雍人拭羊乃行入廟門既云拭羊乃行入廟門是拭羊在廟門之外元服謂朝服緇衣素裳其祝宗人等入廟之時則爵弁緇衣雍人舉羊升

屋自中者熊氏云謂抗舉其羊升於屋由屋東西之中兩階之間而升也中屋南面者謂當屋棟之上東西之中而南面刲割其羊使血流于前雍人乃降皇氏云舉羊謂縣羊升屋謂掛羊於屋自中謂在屋之中中屋謂羊在屋棟之下縣之上下空處今謂屋者謂室之在上之覆也前云升屋下云乃降與喪大記復者升屋其文正同何得以升爲縣又中屋爲屋棟去地上下爲中此正得云屋中不得云中屋若室裏縣羊血則當羊而下何得云血流于前又下文其衈皆於屋下明知其釁則在屋上檢勘上下皇氏之說非也愚謂此章皆大戴禮諸侯釁廟禮文成廟則釁之者謂祖廟新遷改塗易檐既成則釁之也故大戴禮宗人請於君曰請命以釁某廟謂高祖廟遷則釁高祖廟祖廟遷則釁祖廟也釁礫

攘之祭名毛牲謂之幾羽牲謂之衈釁其大名也周禮幾又作刉又作祈衈或作珥祈者祈福祥珥者弭禍災釁者欲其消釁咎也下文門夾室用雞曰衈此不曰幾而曰釁者下文用羽牲曰衈明此用毛牲是幾此用毛牲曰釁明下用雞亦是釁互相備也祝小祝也小祝掌侯禳禱祠之祝號宗人掌禮宗伯之屬也宰夫於諸侯司徒之屬也雍人內饔也周禮內饔凡宗廟之祭祀掌割亨之事大戴禮云君元服立於寢門內南向祝宗人宰夫雍人皆元服元服卽純衣也爵弁純衣士之祭服則此四官皆諸侯之士也君亦元衣者敬其事也不服冕者釁廟禮輕也據大戴禮請命時已元服則亦已爵弁孔氏謂廟門外朝服緇衣入廟乃爵弁純衣非也凡言元衣元服皆祭服朝服色緇不可謂之元衣且此言

爵弁純衣於拭羊之上可謂入廟乃爵弁乎祝之以辭告神也碑以石爲之在庭之中所以識陰陽引日景也北面於碑南蓋參分庭一在南也東上者宰夫攝主最在東宗人掌禮事次之祝掌告神又次之雍人掌割牲又次之也自中自兩階間東西之中中屋當屋極上東西之中也

門夾室皆用雞先門而後夾室其衈皆于屋下割雞門當門夾室中室有司皆鄉室而立門則有司當門北面旣事宗人告事畢乃皆退釋文衈如志反鄉許亮反

孔氏曰門廟門也夾室東西箱也滅於廟室故釁不用羊也門與夾室各一雞凡用三雞故曰皆也先門而後夾室夾室又卑於門也愚謂東西箱夾堂之兩旁故曰夾室門當門謂在門內南面而當門之中也夾室中室

謂在夾室之中亦南面也衈不於屋上者衈之禮畧也有司宰夫宗人與祝也有司鄉室當門皆北面東上告事畢告於宰夫也○鄭氏曰衈謂將封割牲以釁先滅耳旁毛薦之孔氏曰其衈皆於屋下者謂未封割羊與雞之時先滅耳旁毛以薦神廟則在廟之屋下門與夾室則在門夾室之屋下衈訖然後升屋而釁門當門夾室中室者謂衈訖為釁之時門則當門屋之上中夾室則當夾室上之中割雞使血流愚謂據記文則廟用羊升屋而封之而謂之釁門夾室用雞於屋下割之門當門夾室中室而謂之衈疏乃謂羊亦有屋下之衈雞亦有屋上之釁似欲以補記之所未及然此記所言實出於大戴禮釁廟篇彼云門以雞有司當門北面雍人割雞屋下當門郟室割雞於室中可見門夾室即在屋下

割雞别無屋上之釁而廟亦未必有屋下之衈矣葢釁衈自爲二禮釁之禮重故在屋上衈之禮輕故於屋下周禮司約云若有訟者則珥而辟藏此亦於屋下爲之未必升屋也鄭氏云衈謂將刲割牲以釁先滅耳旁毛薦之則似先衈後釁故疏家申其說如此然衈滅耳旁毛之說本無所據而先衈後釁記中實無此義也盧辨大戴禮註云小戴禮割雞屋上然小戴記實無此語葢南北朝講師相傳之說耳

反命于君曰釁某廟事畢反命于寢君南鄉于門內朝服既反命乃退（釋文鄉直遥反）

鄭氏曰君朝服者不至廟也愚謂門內路寢門內也反命時君南鄉於門內則請命時亦然始請命君亦元衣此反命君朝服者事畢禮殺也鄭氏謂君朝服者不至

廟故疏謂大戴禮之元衣爲朝服非也

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釁屋者交神明之道也凡宗廟之器其名者成則釁之以豭豚釋文豭音加

鄭氏曰路寢生人所居不釁者不神之也考之者設盛食以落之爾檀弓曰晉獻文子成室諸大夫發焉是也宗廟名器謂尊彝之屬孔氏曰落謂與賓客燕會以酒食澆落之卽歡樂之義也器之名者成則釁之殺豭豚血塗之也不及廟故不用羊若細者成則不釁也愚謂宗廟之器名者成則釁之以豭豚而齊宣王以牛釁鐘者戰國人君奢侈耳

諸侯出夫人夫人比至于其國以夫人之禮行至以夫人入使者將命曰寡君不敏不能從而事社稷宗廟使使臣某敢告於執事主人對曰寡君固前辭不教矣寡君敢不

敬須以俟命有司官陳器皿主人有司亦官受之釋文比必利反使者色吏反下使臣使者同皿武景反字林又音猛

鄭氏曰行道以夫人之禮者棄妻致命其家乃義絕不用此爲始前辭不教謂納采時也此辭賓在門外擯者傳焉賓入致命如初主人卒辭曰敢不聽命器皿其本所齎物也律棄妻畀所齎孔氏曰云官者明付受悉如法也愚謂前辭不教者士昏禮納采主人曰某之子惷愚又弗能教是也敬須以俟命者謂不敢嫁以俟後命冀其反之也左傳齊桓公歸蔡姬未絕之也蔡人嫁之齊侯伐蔡寡君固前辭不教矣敢不敬須以俟命此即主人之卒辭鄭氏謂別有敢不聽命之語非也官陳器皿者夫人之器物各有典主之官今其官各以所典者陳之主人亦使有司各以其官受之也

妻出夫使人致之曰某不敏不能從而共粢盛使某也敢告於侍者主人對曰某之子不肖不敢辟誅敢不敬須以俟命使者退主人拜送之如舅在則稱舅舅沒則稱兄無兄則稱夫主人之辭曰某之子不肖如姑姊妹亦皆稱之

釋文共音恭辟音避

鄭氏曰肖似也言不如人誅猶罰也棄妻者父兄在則稱之命當由尊者出也唯國君不稱兄姑姊妹見棄亦曰某之姑某之姊若妹不肖愚謂舅之辭則曰某之子不敏兄則曰某之弟不敏餘與夫之辭同

孔子曰吾食於少施氏而飽少施氏食我以禮吾祭作而辭曰疏食不足祭也吾飧作而辭曰疏食也不敢以傷吾子

釋文少詩召反食我音嗣飧音孫

鄭氏曰貴其以禮待已而為之飽也時人倨慢若季氏

則不以禮矣少施氏魯惠公子施父之後愚謂玉藻曰客祭主人辭曰不足祭也客飧主人辭以疏則少施氏之所以待孔子者乃禮之所當然而非有所過也但時人知禮者少故孔子於少施氏而善之

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

鄭氏曰納幣謂昏禮納徵也十箇爲束貴成數兩兩合其卷是謂五兩八尺曰尋一兩五尋則每卷二丈也合之四十尺今謂之匹猶匹偶之云與愚謂納幣用帛以五兩并而束之故曰納幣一束束五兩五兩即五匹也謂之兩者指其卷數言之也帛長四十尺從兩頭各卷至中央每卷二丈則每匹爲兩卷矣凡用帛爲禮者皆以束納幣庶人用緇士以上用元纁而其爲一束則同也

婦見舅姑兄弟姑姊妹皆立于堂下西面北上是見已見諸父各就其寢釋文見賢遍反

鄭氏曰婦來爲供養也其見主於尊者兄弟以下在位是爲已見不復特見諸父旁尊也亦爲見時不來孔氏曰兄弟姑姊妹皆立于堂下皆立於舅姑之堂下東邊西嚮以北爲上近堂爲尊也舅姑在堂上婦自南門入從兄弟姑姊妹前度卽爲相見不復更就其室見之諸父夫之叔伯也旣是旁尊故婦明日各往其寢而見之愚謂姑亦旁尊也其尊與舅姑敵不當立於舅姑之堂下此不當有姑字蓋經中多連言姑姊妹者遂誤衍耳兄弟姊妹立於舅姑之堂下蓋兄弟爲一行姊妹爲一行而兄弟在姊妹之前也其見諸父蓋在明日舅姑醴婦之後與

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禮之婦人執其禮燕則鬈首釋文鬈音權又居阮反

鄭氏曰雖未許嫁年二十亦爲成人矣禮之酌以成之言婦人執其禮明非許嫁之笄既笄之後去之鬈首猶若女有鬌紒也孔氏曰十五許嫁而笄則主婦及女賓爲笄禮主婦爲之著笄女賓以醴禮之未許嫁而笄則婦人執其禮無主婦女賓不備儀也既笄之後尋常在家燕居則去其笄而鬈首謂分髮爲鬌紒也此既未許嫁雖已笄猶爲少者處之愚謂女子十五而許嫁許嫁則笄矣未許嫁則二十而笄以二十乃成人之年故雖未許嫁亦笄也禮之謂既笄而以醴禮之也婦人謂在家之婦人若兄弟之妻及世叔母之屬也男子之冠使賓爲之加冠又爲之酌醴以禮之女子許嫁而笄其加

笄及醴之之禮亦使女賓執之若未許嫁之笄則使家之婦人執其禮而不以女賓蓋婦人以得所從爲榮女行著聞然後采擇加焉故未許嫁者於其笄貶其禮亦所以媿勵之也鬈首謂分髮爲鬌紒未笄者之法也許嫁者笄後恆笄未許嫁者雖行笄禮而在家燕居則去其笄而鬈首仍爲少者處之亦所以貶於許嫁者也

韠長三尺下廣二尺上廣一尺會去上五寸紕以爵韋六寸不至下五寸純以素紃以五采釋文韠音必長直諒反廣古曠反會古外反紕婢支反又方移反純之閏反又支允反紃音巡徐辭均反

鄭氏曰會謂領上縫也領之所用蓋與紕同在旁曰紕在下曰純素生帛也紕六寸者中執之表裏各三寸也純紕所不至者五寸與會去上同紃施諸縫中若今時條也孔氏曰韠長三尺與紳齊也下廣上狹象天地數

也會去上五寸者會謂韠之領縫也此縫去韠上畔廣五寸謂會上下廣五寸也紕以爵韋六寸者謂會縫之下韠之兩邊紕以爵韋倒攝之兩廂各三寸也不至下五寸者謂紕韠之兩邊不至韠之下畔闕五寸也純以素者謂紕所不至之處横純之以生帛此帛上下各闕五寸也紃以五采者紃條也謂以五采之條置於諸縫之中也愚謂帛今之白色繒也紃以五采謂上之會兩畔之紕下之純其縫中皆以紃飾之其紃皆用五采絲織之也此爲韠之制蓋君大夫士同也其異者天子前直公侯前後方大夫前方後挫角士前後正

禮記卷四十二終

同知銜署蘭溪縣湖南後學陶鴻勳校栞

禮記卷四十三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脩 國史館纂脩孫希旦集解

喪大記第二十二之一 別錄屬喪服

孔氏曰按鄭目錄云名曰喪大記者以其記人君以下始死小斂大斂殯葬之事劉元云記謂之大者言其委曲詳備繁多愚謂士喪禮有記專記士喪禮之所未備者也此所記兼有君大夫士之禮所記廣大故曰喪大記

疾病外內皆埽

鄭氏曰疾困曰病應氏鏞曰埽庭及堂正家之常道今於此又皆埽者肅外內以謹變致潔敬以慎終也敖氏繼公曰埽者爲將有事也

君大夫徹縣士去琴瑟 釋文縣音元去起呂反

鄭氏曰凡樂縣天子宮縣諸侯軒縣大夫判縣士特縣去琴瑟者不命之士愚謂爲將死不用且妨於喪事也大夫士賜樂者乃有縣士賜樂者少而琴瑟其所常御故言去琴瑟

寢東首於北牖下釋文首手又反○鄭注北牖下或爲北墉下今按室北無牖作墉爲是士喪禮正作墉

鄭氏曰謂君來視之時也病者恆居北牖下孔氏曰論語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東方生長故東首鄉生氣疾者恆在北牖下若君來視之則暫移南牖下東首令君得南面視之愚謂疾者居正寢北墉下也玉藻君子寢必東首所以受生氣也又室南近牖戶而光明北則深靜於寢處爲宜是東首於北墉下者平時寢處之常也嫌疾病時或異乎平時故特明之至君視之則其東首雖

同而當遷於南牖下矣鄭氏以此爲君來視之時則是

臣處北墉下君乃當北面視之其說非是故孔疏駁正

之

廢牀徹褻衣加新衣體一人

鄭氏曰廢去也人始生在地去牀庶其生氣反徹褻衣

則所加者新朝服矣互言之也加朝服者明其終於正

也體手足也四人持之爲其不能自屈伸也敖氏繼公

曰褻衣死衣衣也必易之者爲其不可服故衣以死也衣

云褻見其非上衣然則新者亦非上衣矣上衣者朝服

元端之類不加上衣者爲其後有襲斂等事皆用上衣

故於此畧之愚謂人之魂魄聚則生散則死魂陽而魄

陰人死則魂升於天而魄降於地始死體僵者魄之散

也故廢牀而以尸就地冀魄之依之而還也既而氣絕

者魂之散也故使人持衣而復欲魂之識之而返也襲
牀與復同一義也襲衣裘葛袍繭絅褶之屬也上言襲
下言新互見之也然則非朝服明矣自此以至於沐浴
之前皆用人持手足至綴足用燕几則御者一人坐持
其足而持手者猶二人也

男女改服

鄭氏曰爲賓客來問病亦朝服也庶人深衣又士喪記
註曰主人深衣愚謂男女改服者男子笄纚深衣婦人
斬衰者去笄而深衣齊衰者骨笄而深衣也檀弓曰始
死羔裘元冠者易之而已問喪曰親死笄纚徒跣扱上
衽交手哭此即下文始卒主人啼兄弟哭之節也衽深
衣之衽也始死云扱上衽則前此已服深衣而至此第
扱其衽則深衣爲改服所服無疑也蓋疾時養者元端

非養或朝服或元端婦人則纚笄總元綃衣此皆吉服非可施於始死而由吉趨凶必有其漸深衣在吉凶之間故總服之其所以改服者固非爲賓客來問疾而其服亦非朝服也士喪記註以爲深衣者雖得之而以爲但主人服此則亦未爲得也

屬纊以俟絕氣 釋文屬音燭纊音曠一音古曠反

鄭氏曰纊今之新綿易動搖置口鼻之上以爲候愚謂復以氣絕爲節氣絕然後遷尸於牀而復

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

鄭氏曰君子重終爲其相褻愚謂死謂氣絕也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者謂所使持四體屬纊之人皆以男子而不以婦人也

君夫人卒於路寢大夫世婦卒於適寢內子未命則死於

下室遷尸于寢士之妻皆死于寢釋文適丁歷反

鄭氏曰言死者必皆於正處也寢室通耳其尊者所不燕焉君謂之路寢大夫謂之適寢士或謂之適室內子卿之妻下室其燕處也熊氏安生曰諸侯夫人大夫妻及士之妻卒皆於夫之正寢愚謂熊氏之說是也凡妻之死皆與夫同處君夫人謂君之夫人也大夫世婦謂大夫之世婦也內子卿之妻也曰路寢曰適寢曰寢皆其夫之正寢也凡婦人從其夫之爵位內子未命謂其夫未受爵命於太廟也君於卿大夫年五十乃假祖廟而命之下室謂妻之寢也士喪禮既卒設牀笫當牖而遷尸遷而後行復事遷尸於寢由下室而遷於夫正寢之牖下既遷尸乃復也內子未命者如此則世婦可知蓋喪事有卿大夫之位君夫人則天子諸侯弔焉大夫

士之妻則君夫人卿大夫弔焉皆不可於婦人之寢褻之故其死必皆於夫寢也內子未命者旣死而遷尸則凡卒於夫寢者皆於疾病而巳遷矣不言男子死處者死於適室士喪禮有明文則大夫以上亦從可知惟婦人之禮未顯故特言之○鄭氏曰此變命婦言世婦者明尊卑同世婦以君下寢之上爲適寢愚謂天子之次婦曰三夫人諸侯之適妻亦曰夫人諸侯之次婦曰世婦大夫之適妻亦曰世婦皆以其尊相當也此篇所言世婦有指大夫之適妻者大夫世婦卒於適寢復世婦以禮衣內子爲世婦之命授人杖士於大夫世婦之命如大夫是也有指諸侯之次婦者君之喪五日授世婦杖夫人世婦在其次則杖夫人世婦諸妻皆疏食水飲君於大夫世婦大斂焉夫人於世婦大斂焉是也鄭氏

似以此世婦爲兼言君之世婦非也君夫人大夫世婦與下士之妻一例不得兼言君之世婦也且君之下室固無適寢之稱而世婦之喪君所不主其赴告不及於鄰國其治喪蓋卽於其寢耳

復有林麓則虞人設階無林麓則狄人設階

鄭氏曰復招魂復魄也階所乘以升屋者虞人主林麓之官狄人樂吏之賤者階梯也簨虡之類愚謂此謂人君之禮也有林麓謂其地與林麓近也使虞人設階者以其常升山陵於設階之事習也無林麓謂其地與林麓遠也狄人蓋冬官之屬鄭氏以狄人爲樂吏蓋據祭統而言然此篇言狄人設階又言狄人出壺書顧命云狄設黼扆綴衣此其事皆與樂官無與疑冬官別有狄人非祭統所言也大夫士之復其設階蓋私臣隸子弟

之屬爲之

小臣復復者朝服君以卷夫人以屈狄大夫以玄赬世婦以襢衣士以爵弁士妻以稅衣皆升自東榮中屋履危北面三號卷衣投于前司服受之降自西北榮釋文朝直遥反以卷本又作袞同古本反屈音闕赬赤貞反襢知彥反稅他亂反榮如字劉昌宗音營號戶高反卷衣居勉反徐紀阮反

鄭氏曰小臣君之近臣也朝服而復所以事君之衣也用朝服而復之者敬也復用死者之祭服以其求於神也君以卷謂上公也夫人以屈狄互言耳上公以袞則夫人用褘衣而侯伯以鷩其夫人用揄狄子男以毳其夫人乃用屈狄矣赬赤也元衣赤裳所謂卿大夫自元冕而下之服也其世婦亦以襢衣榮屋翼升東榮者謂卿大夫士也天子諸侯言東霤危棟上也號若云皐某復也司服以篋待衣於堂前孔氏曰小臣君之親近冀

君魂來依之則大夫士以下悉用近臣也復之人服朝服奉事君之魂神故朝服君以卷者謂上公自卷冕而下夫人以屈狄者謂子男之夫人自屈狄以下大夫以元赬者大夫用元冕元衣纁裳故曰元赬世婦大夫妻也世婦上服惟襢衣故用以復君之世婦亦襢衣也士以爵弁者六冕以衣名冠爵弁以冠名服此用其衣非用其冠稅衣六衣之下也士妻得服之榮屋翼也天子諸侯四注爲屋大夫以下不得四注但南北二注而爲直頭以其體下於屋在屋兩頭似翼故名屋翼升自東榮者復者升東翼而上也中屋者當屋東西之中央履危者履屋棟上高危之處也復者北面求諸陰之義也三號者一號於上冀神在天而來一號於下冀神在地而來一號於中冀神在天地之間而來也每號輒云皐

某復矣臯長聲也三招魂竟卷斂所復之衣從屋前投
下司服之官以篋待衣於堂前也降自西北榮者初復
是求生故升東榮而上求既不得不忍虛從所求不得
之道還故自幽陰而下也不正西而西北者因取西北
厞爲便也必取西北厞者亦用幽陰之所也故鄭註士
喪禮曰不由前降不以虛反也降因取西北厞若云此
室凶不可居也高氏閱曰今淮南風俗民有暴死使數
人升其居屋及於路旁徧呼之有蘇活者豈復之遺意
與愚謂小臣復謂諸侯之禮也若大夫士復當亦私臣
之親近者爲之而其服皆朝服也於君言上公之卷舉
上以見其下於夫人言子男之屈狄舉下以見其上也
不言卿與內子者文不具也爾雅一染謂之縓再染謂
之赬三染謂之纁此於大夫不言元纁而曰元赬豈冕

服之纁裳其色亦有淺深之差與三號者禮成於三也降自西北榮則升亦自東南榮蓋東西榮之中皆偏高不便於升降也若人君四注之屋則升降皆於東西霤也升自東南降自西北禮以相變爲敬也司服春官之屬司服受之亦諸侯之禮也此始言小臣復中言升自東榮末言司服受之錯舉之皆所以互相備也按周禮夏采復於大祖及四郊祭僕復於小廟隸僕復於小寢大寢此小臣蓋卽祭僕隸僕之屬蓋以其聯職共事故皆得謂之小臣也周禮小臣四人而燕禮小臣相工四人又有辭賓下拜者請媵爵者皆小臣也則知小臣之名通於祭僕之屬矣天子大廟以夏采復諸侯兼官或大廟亦小臣之屬復與諸侯復於小寢大寢小祖大祖庫門四郊士惟復於寢卿大夫當兼復於寢廟然自人

君四郊之外其復皆用此禮也

其爲賓則公館復私館不復其在野則升其乘車之左轂而復（釋文乘繩證反）

說見曾子問及雜記

復衣不以衣尸不以斂（釋文衣尸於旣反）

鄭氏曰不以衣尸謂不以襲也復者冀其生也若以其衣襲斂是用生施死於義相反士喪禮云以衣衣尸浴而去之

婦人復不以袡（釋文袡而廉反）

鄭氏曰袡嫁時上服而非事鬼神之衣

凡復男子稱名婦人稱字

鄭氏曰婦人不以名行愚謂此謂大夫士也曲禮天子曰天子復諸侯曰某甫復以此推之王后宜曰王后復

而諸侯夫人亦稱字與

唯哭先復復而後行死事

鄭氏曰氣絶則哭哭而復復而不蘇可以爲死事

始卒主人啼兄弟哭婦人哭踊

鄭氏曰悲哀有深淺也嬰兒中路失母能勿啼乎孔氏曰孝子哀痛嗚咽不能哭如嬰兒失母故啼也有聲曰哭愚謂始卒謂復前氣絶時也問喪曰親始死笄纚徒跣扱上衽交手哭謂此時也主人適子及衆子也兄弟期喪以下之親也婦人亦謂期喪以下者若死者之妻亦啼踊者主人兄弟婦人皆踊也

既正尸子坐于東方卿大夫父兄子姓立于東方有司庶士哭于堂下北面夫人坐于西方內命婦姑姊妹子姓立于西方外命婦率外宗哭于堂上北面

鄭氏曰正尸謂遷尸牖下南首也子姓謂衆子孫姓之言生也其男子立於主人後女子立於夫人後世婦爲內命婦卿大夫之妻爲外命婦孔氏曰夫人坐於西方者亦近尸故士喪禮婦人俠牀東面但士禮畧但言俠牀人君則當以帷障之也外命婦外宗疏於內命婦故在戸外婦人無堂下之位故皆堂上北面愚謂此言人君初喪主人以下之位也遷尸牖下謂之正尸者始廢牀時猶東首至是始卒始正其南首之法也子世子也坐於東方爲喪主也父兄大功以上尊長之親也子姓謂衆子及諸孫也而大功以上卑幼之親亦該焉立於東方者立於主人之後也有司三等之士也庶士謂未命之士燕禮所謂士旅食者也哭於堂下當兩階間而西上也北面向尸也夫人坐於西方爲女主也若無夫

人則適婦爲女主內命婦世婦以下也子姓謂女子子也而諸子婦之屬亦該焉立於西方者立於夫人之後也外命婦卿大夫之妻爲君有服者也外宗同宗之婦也既言外命婦又言外宗者以外宗不皆爲外命婦也若卿大夫之妻爲君無服者則不與於君喪也哭於堂上當戶牖閒而西上也此以室之內外別親疏之位而在室內者以尸西尸東爲男女之別在室外者以堂上堂下爲男女之別也於東方西方者不言哭不嫌不哭也於堂下堂上者不言立不嫌不立也○楊氏信曰始死哭位必辨室中堂上堂下之位非特男女內外親疏上下之分不可以不正亦治喪馭繁整雜之大法也陸氏佃曰卿大夫序父兄子姓之上者國事先君臣也諸侯爲卿大夫服而不服父兄子姓以此愚謂下文言君

將大斂卿大夫卽位於堂廉楹西而父兄在堂下北面
則卿大夫親於父兄矣然喪事以服之精粗爲序子姓
乃衆子未可以卿大夫先之疑立於東方者卿大夫則
序尊卑而北上父兄子姓則序服之精粗而南上與○
孔疏謂人君位尊不可不正定世子之位卿大夫等或
當在戸外東方遙繼主人之後非也世子主喪而坐而
衆子立於其後則尊卑之位固不患其不定矣堂上爲
婦人之位不可以父兄子姓參之也疏又謂父兄子姓
雖小功以下皆在堂上西面亦非也君有服之親其爲
卿大夫者在卿大夫之位其不爲卿大夫者大功以上
與父兄子姓齒小功以下與有司庶士齒記所以不言
小功以下者有司庶士內該之也疏又謂子姓中有女
之女亦非也女之女爲外祖父母本服小功則當哭於

堂上不言者外命婦內該之也

大夫之喪主人坐于東方主婦坐于西方其有命夫命婦則坐無則皆立

鄭氏曰命夫命婦來哭者同宗父兄子姓姑姊妹子姓也凡此哭者尊者坐卑者立孔氏曰大夫之喪不顯父兄子姓及姑姊妹哭位者約上文君喪及下文士喪可知也愚謂君尊於父兄子姓故主人皆坐而餘人則立大夫有命夫命婦則坐其尊敵故也

士之喪主人父兄子姓皆坐于東方主婦姑姊妹子姓皆坐于西方

鄭氏曰士賤同宗尊卑皆坐愚謂主人與衆主人尊卑不殊也士喪記曰室中唯主人主婦坐兄弟有命夫命婦在焉亦坐與此不同者蓋室中唯主人主婦得坐者

上下之達禮也非但以其尊亦所以定喪主之位也但士賤故餘人亦許其坐而不以坐爲常若命夫命婦在焉則得常坐與主人主婦同也

凡哭尸于室者主人二手承衾而哭

鄭氏曰承衾哭者哀慕若欲攀援

君之喪未小斂爲寄公國賓出大夫之喪未小斂爲君命出士之喪於大夫不當斂則出釋文爲于僞反下皆同

鄭氏曰父母始死悲哀非所尊不出也出者或至庭或至門國賓聘大夫不當斂其來非斂時孔氏曰此謂未小斂之前主人出迎賓之節世子迎寄公及國賓士出迎大夫皆至庭故下文云降自西階又云士於大夫親弔則與之哭不逆於門外是也大夫於君命迎於寢門外以此言之則世子於天子之命士於君命亦皆然也

君與大夫云未小斂謂去小斂遠也士於大夫云不當
斂謂去小斂近也士於大夫雖於小斂相偪尙爲大夫
出若未小斂之前爲大夫出可知也未襲之前唯爲君
命出其餘則不出故士喪禮未襲之前君使人弔主人
迎於寢門外見賓不哭先入門右北面是也君使退主
人哭拜送於外門外於時賓有大夫則特拜之因送君
使而拜之非謂特出迎賓也雜記云士喪當袒大夫至
絕踊而拜之亦謂斂後正斂時不出也愚謂寄公謂諸
侯失地而寄寓於諸侯者也國賓謂諸侯來賓者也周
禮司几筵筵國賓於牖前是也聘禮遭主國君喪不言
有致弔之禮蓋使者奉命出聘未復命則不得私致弔
於他國君也左傳衛穆公卒晉三子自役弔焉哭於大
門之外衛人逆之婦人哭於門內此已是春秋時失禮

然猶不敢至喪所則此國賓非聘者明矣君爲寄公國賓出士爲大夫出出至庭而拜之也大夫之喪爲君命出出至門而迎之也蓋父母初死哀痛方深且喪事急遽故非所尊敬則不出也喪不迎賓惟臣於君命則迎於寢門之外

凡主人之出也徒跣扱衽拊心降自西階君拜寄公國賓于位大夫於君命迎于寢門外使者升堂致命主人拜于下士於大夫親弔則與之哭不逆於門外釋文使色吏反

鄭氏曰拜寄公國賓於位者於庭鄉其位而拜之此時寄公位在門西國賓位在門東皆北面小斂之後寄公東面國賓門西北面士於大夫親弔謂大夫身來弔士也與之哭既拜之卽位西階東面哭愚謂士喪禮朝夕哭弔賓之位卿大夫在主人之南諸公門東少進他國

之與爵者門西少進士西方東面而於始死以後至殯以前皆不見弔賓之位蓋其位與朝夕哭同故不別見之故士喪禮有賓則拜之鄭氏云其位如朝夕哭是也若諸侯則羣臣之位始死之時親而尊者在室疏而卑者在堂下卽上經之所陳者是也旣小斂則卿大夫皆在主人之南南面士西方東面而士禮門東北面少進之位於諸侯則當爲寄公之位士禮門西北面少進之位於諸侯則當爲國賓之位自始死以至於朝夕哭皆然若鄰國卿大夫來弔者則當在門西北面但始死之時鄰國弔使亦未能卽至耳君拜寄公國賓於位者南向就其位而拜之也主人拜於下拜於中庭也凡臣於君之弔皆卽位於門右北面受弔於中庭故士喪始死君使人弔主人迎於寢門外見賓不哭先入門右北面

弔者入升自西階主人進中庭弔者致命主人哭拜稽顙成踊賓出主人拜送於外門外大夫於君命亦然士於大夫親弔則與之哭者大夫西面於阼階下之南主人即西階下位與之俱東面而哭也○鄭氏云大夫特來則北面此據檀弓曾子北面而弔爲說不知曾子北面乃弔於不爲位者之禮非可以決弔位之正

夫人爲寄公夫人出命婦爲夫人之命出士妻不當斂則爲命婦出

鄭氏曰出拜之於堂上也此時寄公夫人命婦位在堂上北面小斂之後尸西東面孔氏曰婦人尊卑與夫同故所爲出者亦同也愚謂出謂出於室也寄公夫人命婦位在堂上北面者以婦人無堂下之位而尸在室中宜北面嚮之也蓋寄公夫人在外命婦之西命婦在衆

婦人之西而皆西上其拜之皆於戶外南嚮而拜之也命婦爲夫人之命拜稽顙於庭○孔氏謂出爲出房非也此時尸在室主婦在尸西東面不得在房也又謂命婦爲夫人之命不下堂亦非也未斂之前主人爲君命亦拜於庭則主婦亦然約下夫人弔之禮可見也

小斂主人卽位于戶內主婦東面乃斂卒斂主人馮之踊主婦亦如之主人袒說髦括髮以麻婦人髽帶麻于房中

釋文馮皮冰反本或作憑後皆同說本又作稅同他活反徐他外反

鄭氏曰士既殯說髦此云小斂蓋諸侯禮也士之既殯諸侯之小斂於死者俱三日也婦人之髽帶麻於房中則西房也天子諸侯有左右房孔氏曰初時尸在牖下主人在尸東今小斂在戶內故主人在戶內稍東西面鄕小斂不袒今方有事故袒衣也士喪禮馮尸巳竟而

髺髮袒此未括髮先袒或人君禮也髦幼時翦髮爲之
至年長則垂著兩邊明人子事親恆有孺子之義也若
父死說左髦母死說右髦二親並死則並說之親沒不
髦是也今小斂竟喪事已成故說之也按鄭註士既殯
說髦今小斂而說者人君禮也括髮以麻者人君小斂
說髦訖而括髮用麻也士小斂後亦括髮但未說髦耳
婦人髽者婦人髽亦用麻對男子括髮也帶麻於房中
者帶麻麻帶也謂婦人要經也士喪禮云婦人之帶牡
麻結本在房此齊衰婦人若斬衰婦人亦苴經也此經
衆明諸侯之禮有東西房男子既括髮於東房故婦人
髽及帶麻於西房也愚謂此篇凡言諸侯之禮皆著言
君夫人此但言主人主婦則謂上下之達禮也斂謂以
衣衾斂尸也衣少謂之小斂衣多謂之大斂小斂之時

主人即位於戶內西面主婦即位於戶內東面於主人
言戶內於主婦言東面互見之也袒者袒左袖扱於右
腋之下也凡禮事皆左袒主人有事於尸乃袒小斂之
袒爲將奉尸侇于堂也士喪禮既殯說髦此小斂說髦
禮俗不同記者各據所聞言之曲禮居喪之禮皆如其
國之故謹脩其法而審行之謂此類是也括髮以麻者
初死笄纚而未有他服至是主人乃散垂其髮而以麻
約之謂之括髮衆主人則用布而謂之免蓋始變飾爲
成服之漸也括髮乃袒自首及身事之次也或先言括
髮或先言袒由文便爾髽去纚而露紒也婦人之髽猶
男子之括髮與免也帶麻加要帶與麻絰也房中註疏
以爲西房是也知房爲西房者士喪禮衆主人免於房
此爲東房故知婦人之帶麻宜在西房也又士喪禮云

婦人髽於室此不言者文畧也此時男子尙未加絰而
婦人已帶麻者蓋男子之絰帶䉼於東方故降階卽位
後乃加之婦人之髽在室其帶在房二事相連爲之故
先於男子也

徹帷男女奉尸夷于堂降拜釋文奉芳勇反夷本或作侇同音移一本作奉尸于堂

鄭氏曰夷之言尸也於遷尸主人主婦以下從而奉之
孝敬之心降拜拜賓也孔氏曰初死恐人惡之故有帷
至小斂衣尸畢有飾故除帷也此士禮耳諸侯及大夫
賓出乃徹帷事見下文夷陳也小斂竟相者舉尸將出
戶陳於堂而孝子男女親屬並扶捧之以極孝敬之心
也降下也既陳於堂則孝子下堂拜賓也愚謂此與上
節相承此爲士禮則上節不專爲諸侯禮亦明矣奉尸
夷于堂正尸於兩楹之間也

君拜寄公國賓大夫士拜卿大夫於位於士旁三拜夫人亦拜寄公夫人於堂上大夫內子士妻特拜命婦氾拜衆賓於堂上釋文氾芳劒反

鄭氏曰衆賓謂士妻也尊者皆特拜拜士與其妻皆旅之愚謂此言小斂後拜賓之法也君拜寄公國賓者言君之所拜者惟寄公國賓也大夫士拜賓於卿大夫則各就其位而拜之卿大夫尊故特拜也於士則鄉其方而三拜之士賤故旅拜也大夫內子謂大夫之內子也命婦卿大夫之妻也衆賓謂士妻也氾廣也氾拜謂人雖多但一拜之也大夫士之妻拜賓於堂上於命婦亦特拜於士妻亦旅拜然大夫士於士旁三拜此拜衆賓不言旁三拜者婦人質弱但有奇拜也小斂之後寄公夫人當在堂上尸東西面以士喪禮諸公門東少進之

位準之也大夫士之喪命婦之位當在阼階上主婦之北可以士喪禮卿大夫在主人南者準之也衆賓之位當在西房戸外之西可以士喪禮士西方東面者準之也夫人拜寄公夫人北面大夫內子士妻拜命婦東面拜衆賓西面皆既拜乃東卽阼階上之位也○孔疏讀君拜寄公國賓大夫士爲句謂嗣君拜寄公國賓又拜大夫士非是君喪無拜大夫士之禮天子於諸侯亦不拜惟先代之後則拜左傳宋於周爲客天子有喪拜焉則其餘諸侯皆不拜也

主人卽位襲帶經踊母之喪卽位而免乃奠釋文免音問

鄭氏曰卽位阼階下位也襲經乃踊尊卑相變也孔氏曰士喪禮先踊乃襲經此先襲經乃踊者士禮卑此據人君爲尊故曰尊卑相變奠謂小歛奠愚謂此亦上下

之達禮與士喪禮不同者亦禮俗異耳母之喪初在堂上時亦括髮至降卽阼階下位則改而免殺於爲父之禮也說詳小記惟於此著言爲母之異則上文所[illegible]之禮皆父母同也

弔者襲裘加武帶絰與主人拾踊釋文拾其劫反

鄭氏曰始死弔者朝服裼裘如吉時也小斂則改襲而加武與帶絰矣武吉冠之卷也加武者明不改冠亦不免也孔氏曰加武者賀氏云武謂吉冠之卷主人既素冠素弁故弔者加素弁於武帶謂要帶絰謂首絰總言絰帶以朋友之恩也無朋友之恩則無帶惟絰而已熊氏云加武帶絰謂有朋友之恩以絰加於武連言帶耳拾更也謂主人先踊婦人踊弔者踊三者三是與主人更踊愚謂加武熊氏謂加絰於武是也加武帶絰者以

弔絰加於冠之武而要又著帶也麻不加於采小斂之後弔者猶元冠朝服而加帶絰以此知弔絰乃葛絰也加武帶絰弔者之服皆然非專爲有朋友之恩說見檀弓○熊氏安生曰小斂之時君於臣大夫於士士於朋友之恩若兩大夫不假朋友之恩皆朝服襲裘加絰於元冠之上若大夫士無朋友之恩皆元冠朝服襲裘而已若士大斂之時有朋友之恩者及兩大夫相爲并君於大夫皆皮弁服襲裘加弁絰故雜記云大夫與殯亦弁絰殯則大斂也君於士大夫士自相於無朋友恩者則亦皮弁服襲裘無弁絰也故士喪禮云君於士視大斂註云皮弁服襲裘無絰也故服問云公爲卿大夫錫衰若當事則弁絰不云士則士雖當事不弁絰君於士尚皮弁則君於卿大夫亦皮弁此皆未成服之前弔服

也愚謂熊氏之說皆未是凡弔於小斂之後未成服之前者天子於諸侯以爵弁紨衣檀弓天子之哭諸侯爵弁經紨衣是也諸侯於大夫以皮弁服小記諸侯弔必皮弁錫衰主人未喪服則君不錫衰未喪服但不錫衰則未喪服已皮弁可知也又雜記云大夫之哭大夫弁經大夫與殯亦弁經是大夫相弔皆以皮弁與諸侯同也若君大夫於士及士自相弔則皆元冠朝服也若其服皆襲而不裼其首及履皆加帶經則上下同也凡未成服之前弔者皆葛經若君爲大夫及大夫相爲及士爲朋友則既成服之後皆爲之服麻若非朋友則既成服之後弔者亦葛經而已

君喪虞人出木角狄人出壺雍人出鼎司馬縣之乃官代哭大夫官代哭不縣壺士代哭不以官釋文縣音元

鄭氏曰代更也未殯哭不絕聲爲其罷倦既小斂可以爲漏刻分時而更哭也木給爨竈角以爲㪺水斗壺漏水之器也冬漏以火爨鼎沸而後沃之此挈壺氏所掌也屬司馬司馬涖縣其器大夫不縣壺下君也士代哭不以官自以親疏哭也孔氏曰虞人主山澤之官故出木與角雍人主烹飪故出鼎冬月恐水凍故取鼎煖水用木爨之縣漏分時均其官屬使更代而哭夏官挈壺氏云凡喪縣壺以代哭者

君堂上二燭下二燭大夫堂上一燭下二燭士堂上一燭下一燭

鄭氏曰燭所以照饌也滅燎而設燭孔氏曰有喪則於中庭終夜設燎至曉滅燎而日光未明故須燭以照祭饌

賓出徹帷（鄭注徹或爲廢）

鄭氏曰君與大夫之禮也士卒斂卽徹帷愚謂此上葢有脫文

哭尸于堂上主人在東方由外來者在西方諸婦南鄉（釋文鄉許亮反）

鄭氏曰由外來謂奔喪者也無奔喪者婦人猶東面孔氏曰小斂後尸出在堂時主人位在尸東婦人位在尸西如室中若有新奔喪從外來者則居尸西方欲見異於在家者也婦人位本在西方東鄉今旣有奔喪者故移辟之而近北鄉南也

婦人迎客送客不下堂下堂不哭男子出寢門外見人不哭

鄭氏曰婦人所有事自堂及房男子所有事自堂及門

非其事處而哭猶野哭也出門見人謂迎賓也孔氏曰婦人於敵者不下堂若君夫人弔則主婦下堂至庭稽顙而不哭也男子於敵者來弔不出門若有君命則出門亦不哭也

其無女主則男主拜女賓于寢門內其無男主則女主拜男賓于阼階下子幼則以衰抱之人爲之拜爲後者不在則有爵者辭無爵者人爲之拜在竟內則俟之在竟外則殯葬可也喪有無後無無主釋文衰七雷反人爲于僞反竟音境

鄭氏曰拜者皆拜賓於位也爲後者有爵攝主爲之辭於賓不敢當尊者禮也愚謂喪禮男主拜男賓女主拜女賓無女主則男主拜女賓無男主則女主拜男賓不得已而通禮之窮也女賓之位在堂上則拜女賓於寢門內者北面也男賓之位在阼階下西面則拜男賓於

阼階下者南面也女主拜賓於堂上今乃於寢門內男主拜賓於庭今乃於阼階下所以别於正主之禮且欲相遠以謹男女之别也有爵者謂死者及其爲後者爲大夫也大夫至五十則君假祖廟而命之故曰五十爵命爲大夫大夫有受爵命之法則雖其爲大夫而未爵者亦以是稱之矣凡曰有爵者曰命夫命婦者皆據大夫而言也辭告也謂告賓以主人不在未得拜賓也有爵者辭所謂士不攝大夫也無爵者謂士也人爲之拜者蓋或庶子或期親以下推一人親者攝主而拜賓也在竟內則俟之在竟外則殯葬可者殯葬有常期不可久稽也喪有無後無無主人之嗣續有時而乏而禮不可闕也

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五日既殯授大夫世婦杖子大夫

寢門之外杖寢門之內輯之夫人世婦在其次則杖卽位則使人執之子有王命則去杖國君之命則輯杖聽卜有事於尸則去杖大夫於君所則輯杖於大夫所則杖釋文輯側立反去起呂反下去杖皆同

鄭氏曰三日者死之後三日也爲君杖不同日人君禮大可以見親疏也輯斂也斂之謂舉之不以拄地也夫人世婦次於房中卽位堂上堂上近尸殯使人執杖不敢自持也子於國君之命輯杖下成君不敢敵之也卜卜葬卜日也凡喪祭虞而有尸大夫於君所輯杖謂與之俱卽寢門外位也獨焉則杖君謂子也於大夫所杖俱爲君杖不相下也孔氏曰大夫之喪旣殯主人主婦室老皆杖今君喪親疏杖不同日是人君禮大也寢門之內輯之者謂大夫特來不與子相隨也若與子相隨

子杖則大夫輯子輯則大夫去杖也有王命則去杖尊王命也聽卜有事於尸則去杖敬卜及尸也愚謂世婦謂諸侯之次婦也士及諸妻爲君皆杖不言者諸侯五日而殯殯而成服則無不杖者矣言五日大夫世婦杖則其餘可知也大夫寢門之外杖謂自在其次也大夫寢門之內輯杖謂與君俱即位時也庶子不以杖即位所以正適庶之分大夫於君不嫌也喪服傳大夫之喪衆臣杖不以即位則大夫之貴臣以杖即位也大夫之貴臣以杖即位則諸侯之卿大夫以杖即位可知矣故檀弓曰公之喪諸達官之長杖大夫寢門之內輯杖則士之杖不以入寢門也諸妻之杖蓋不以出於房與

大夫之喪三日之朝既殯主人主婦室老皆杖大夫有君命則去杖大夫之命則輯杖內子爲夫人之命去杖爲世

婦之命授人杖〈釋文爲于僞反〉

鄭氏曰大夫有君命去杖此指大夫之子而云大夫者通實大夫有父母之喪也授人杖與使人執之同也孔氏曰內子卿妻也有夫及長子喪君夫人有命弔已皆爲之去杖也若有君之世婦命弔則使人執杖以自隨也經云大夫之喪不舉命婦而舉內子卿妻者舉內子則命婦可知文相互也欲見卿喪與大夫同恩謂大夫之臣爲大夫皆杖而獨言室老者以衆臣賤而畧之亦猶君之喪不言授士杖之義也世婦謂大夫之世婦若於君之世婦之命其禮亦然

士之喪二日而殯三日之朝主人杖婦人皆杖於君命夫人之命如大夫於大夫世婦之命如大夫

鄭氏曰士二日而殯者下大夫也士之禮死與往日生

與來日此二日於死者亦得三日也婦人皆杖謂主婦容妾爲君女子子在室者孔氏曰前大夫之喪云主人主婦此士之喪直云婦人皆杖婦人是衆羣婦故知容妾爲君及女子子在室者也愚謂上言主人主婦此言婦人皆杖亦所以互見也

子皆杖不以卽位

鄭氏曰子凡庶子也不以卽位與去杖同孔氏曰君大夫士之庶子並不得以杖卽位宜在寢門之外去之

大夫士哭殯則杖哭柩則輯杖

鄭氏曰哭殯謂旣塗也哭柩謂啟後也大夫士之子於父父也尊近哭殯可以杖天子諸侯之子於父父也君也尊遂杖不入寢門孔氏曰知非未殯之前哭柩者大夫士之喪未殯之前則未杖也愚謂大夫士哭殯則杖

人君輯之大夫士哭柩輯杖則人君去杖矣

弃杖者斷而弃之於隱者釋文棄本亦作古弃字斷丁管反

鄭氏曰杖以喪至尊爲人得而褻之也

始死遷尸于牀幠用斂衾去死衣小臣楔齒用角柶綴足

用燕几君大夫士一也釋文幠荒胡反去起呂反楔息結反柶音四綴竹劣反又竹衛反

鄭氏曰牀謂所設牀第當牖者也士喪禮曰士死於適

室幠用斂衾去死衣病時所加新衣及復衣也去之以

俟沐浴孔氏曰遷尸於牀離初死處近南當牖卽前所

謂正尸也幠覆也斂衾者將擬大斂之衾被也旣用斂

衾覆之故除去死時所加新衣及復衣爲尸將浴故也

楔拄也柶以角爲之長六寸兩頭屈曲爲將含恐口閉

急故使小臣以柶拄張尸齒令開也綴足用燕几者爲

尸將著屨恐足辟戾亦使小臣用燕几拘綴之令直也

按既夕禮云綴足用燕几校在南御者坐持之鄭註云尸南首几脛在南以拘足如鄭此言則側几於足令几腳南出以拘尸足兩邊不令辟戾所以死後必遷當牖南首者以生平寢卧之處故士昏禮同牢在奧又云御衽於奧媵衽良席在東北止又曲禮云爲人子者居不主奧是尊者常居之處若晝日常居則當戶故玉藻云君子之居恒當戶若病時亦當戶在北牖下取鄉明之義故鄭前註病者恒居北牖下明不病不恒居北牖下也愚謂玉藻君子之居恒當戶寢必東首居不常在奧則寢亦不常在奧也推人子朝夕供養父母則席於奧故昏禮婦盥饋舅姑皆席於奧曲禮言人子居不主奧以此也奧非寢處之所而昏禮衽於奧者以與爲尊處重昏禮故特布席於此異於常法也始死設牀第當牖

者亦欲於尊處正尸猶奉尸俠於堂及朝廟正柩皆在兩楹間之義非以兩楹間爲生平之所常處也孔氏說非是小斂一衾大斂二衾必用大斂衾覆尸者以小斂時近其衾當陳之而大斂之衾尙未用也先覆以衾而後去衣重形也燕几燕私所用之几也綴之者横設於兩足之上使人持之特言燕几則燕几與禮席所設之几蓋有異也必用燕几綴足者取其長僅容兩足可以拘之也

管人汲不說繘屈之盡階不升堂授御者御者入浴小臣四人抗衾御者二人浴浴水用盆沃水用枓浴用絺巾挋用浴衣如它日小臣爪足浴餘水棄于坎其母之喪則內御者抗衾而浴釋文管人如字掌管舘之人又古亂反掌管舍之人也說吐活反繘均必反抗苦浪反枓音主又音斗絺勑其反一本作綌去逆反挋音震

鄭氏曰抗衾者蔽上重形也拒拭也爪足斷足爪也孔氏曰此一節明浴時也管人主館舍者汲謂汲水不說繘屈之者繘汲水瓶索也遽促於事故不說去此索但縈屈執之於手中盡階不升堂者水從西階而升盡不上堂知西階者以士喪禮爲坐于西牆下故知從西階而升也浴水用盆者以盆盛浴水也沃水用枓者以枓酌盆水沃尸熊氏云用盤於牀下承浴水浴用絺巾者絺是細葛除垢爲易故用之也士喪禮云浴巾二皆用綌熊氏云此蓋人君與大夫禮或可大夫上絺下綌故玉藻云浴用二巾上絺下綌是也拒用浴衣者拒拭也用生時浴衣拭尸肉令燥也賀氏云以布作之士喪禮云浴衣於篋註云已浴所衣之衣以布爲之其制如今通裁是也乇曰謂平生尋常之日也小臣爪足者尸浴

竟而小臣鬋其足爪也浴餘水棄于坎者浴盆餘水棄之於坎中坎者是甸人所掘於階閒取土爲竈之坎甸人主郊野之官其母之喪則內御抗衾而浴者內外宜別故用內御舉衾也內御婦人亦管人汲事事如前唯浴用人不同耳愚謂此言浴尸之事也主館舍之人謂之管人者言其主舍中之管鑰也舍必有井是管人之所主故使其沐浴之水焉聘禮曰管人爲客三日具沐五日具浴汲水不說繘而遂以授御者則浴水汲而用之不煑也小臣葢大僕之屬也御者於諸侯則御僕也抗舉也四人舉衾四隅各一人也舉衾令可浴而不至於形也二人浴者左右各一人也枓斢水器長柄沃盥用之少牢禮曰司宮設罍水于洗東有枓如它日者如生時之常法謂浴水用盆以下四事也弃沐浴餘水於

坎而甸人築之士喪記曰甸人築坅坎是也蓋以浴尸之餘恐人見而憎惡之也內御者抗衾而浴言抗衾及浴者皆用內御者也周禮女御大喪掌沐浴毋喪之異者惟此則餘事皆與上同也按士喪禮浴用水而已此云管人汲又曰小臣抗衾而浴又云浴用絺巾據諸侯而言則諸侯以下浴皆用水也周禮小宗伯王崩大肆以秬鬯渳肆師大喪大渳以鬯則築鬻鬱人大喪之渳共其肆器鬯人大喪之大渳設斗共其釁鬯大祝始崩以肆鬯渳尸小祝大喪贊渳是天子之喪鬯人共秬鬯肆師涖築鬻鬱人共肆器大祝主其渳小祝贊之而小宗伯涖之與諸侯以下異矣

管人汲授御者御者差沐于堂上君沐粱大夫沐稷士沐粱甸人爲坔于西牆下陶人出重鬲管人受沐乃煮之甸

人取所徹廟之西北扉薪用爨之管人授御者沐乃沐沐用瓦盤挋用巾如它日小臣爪手翦須濡濯棄于坎（釋文差七何反埊音役重直龍反鬲音歷扉扶味反隱也舊作屝門扉也盤本或作槃步干反濡奴亂反濯直孝反）

鄭氏曰差淅也淅飯米取其潘以爲沐也浴沃用枓沐於盤中文相變也士喪禮沐稻此云士沐粱蓋天子之士也以差率而上之天子沐黍與孔氏曰此一節明沐也君沐粱大夫沐稷士沐粱者皆謂用其米取汁而沐也甸人爲埊於西牆下者謂將沐之時甸人之官爲埊於西牆下土埊塹竈甸人具此埊竈以煑沐汁陶人出重鬲者陶人作瓦器之官也重鬲謂縣重之罌也是瓦瓶受三升以沐米爲粥實於瓶以疏布冪口繫以綴縣之覆以葦席管人受沐乃煑之者淅於堂上管人亦升盡階不上堂而就御者受淅汁下往西牆於埊竈鬲中

爨之也謂正寢爲廟神之也舊云厞是屋簷熊氏謂西北隅屋外厞隱處薪取此薪而用者示主人已死此堂無復用故取之也管人授御者沐者爨汁竟而管人又取以升階授堂上御者使沐也乃沐者御者受沐乃爲尸沐也沐用瓦盤者盤貯沐汁就中而沐也沐與浴俱有枓有盤浴云枓沐云盤是文相變也挋用巾者用巾拭髮及面也如它日事事亦如平生也小臣爪手翦須者浴竟而翦手爪又治須象平生也濡濯棄于坎者皇氏云濡謂煩撋其髮濯謂不净之汁也言所濡濯汁棄於坎中鄭註士喪禮云巾櫛浴衣亦并棄之其坎按旣夕禮云掘坎南順廣尺輪二尺深三尺南其壤沐汁浴汁皆棄於坎也愚謂管人汲汲水以備淅米也不言不說繘及盡階不升堂者從上可知也差淅也謂差摩之

也淅米而取其潘煑之以沐尸其米則用以飯尸又以其餘鬻鬻而縣於重也士喪禮云祝淅米於堂南面用盆此云御者差沐者蓋祝淅而御者佐之也士喪禮沐稻此士沐粱禮俗所用不同也甸人有司主田野者曰重鬲者此鬲暫用煑潘既則以盛鬻而縣於重也廟殯宮也扉蔽也廟之西北扉謂殯宮西北隅之檐也甸人徹取此扉爲薪者爲此室死者不復居亦毀廟改塗易檐之意也用此爨竃者一則爲其潔淨一則取其乾久而易於然也甸人賈氏公彥云當是甸師之屬周禮甸師掌帥其徒以薪蒸役外內饔之事故此爲竃及取薪皆使供其事也沐用瓦盤用以承潘也沐浴之潘水皆以盆盛之以枓酌之以盤承之於浴言盆言枓於沐言盤互相備也沐巾亦用綌不言者蒙前可知也如它日

者謂沐用瓦盤以下也按士喪禮先沐後浴蓋自首及身事之次也此先浴後沐記者由便言之爾○前復者降自西北榮孔疏云不正西而西北者因取西北厞爲便也必取西北厞者亦用陰殺之所也故鄭註士喪禮云不由前降不以虛反也降因取西北厞若云此室凶不可居也此節孔疏云甸人爲竈竟又取復魄人所徹正寢西北厞薪以然竈煮沐汁愚謂前云降自西北榮不云取厞此云甸人取所徹廟之西北厞薪不云取復者所徹廟之西北厞薪則是復者降時未嘗取薪而徹廟之西北厞者實卽甸人也疏特以前後西北二字偶合遂以取薪卽復者臆說甚矣且士惟復於寢諸侯則廟寢皆復練始壞廟豈有復時卽徹取其西北厞乎

君設大盤造冰焉大夫設夷盤造冰焉士併瓦盤無冰設

牀禮第有枕釋文造七到反併步頂反禮之善反〇此述下節舊在始死遷尸于牀之上鄭氏云宜承濡濯弃于坎下今從之

鄭氏曰造猶內也禮第祖簀也謂無席禮自仲春之後尸既襲既小斂先內冰盤中乃設牀於其上不施席而遷尸焉秋涼而止士不用冰以瓦爲盤併以盛水耳漢禮大盤廣八尺長丈二深三尺赤中夷盤小焉周禮天子夷盤士喪禮君賜冰亦用夷盤然則其制宜同之愚謂沐浴之時若值仲春至仲秋用冰之時則君大夫皆內冰於盤以寒尸也夷亦大也對文則君謂之大盤大夫謂之夷盤散文則大盤亦謂夷盤周禮凌人大喪共夷盤冰是也士盤小故併兩盤而用之於士特言瓦盤則大盤夷盤皆有漆飾矣士有君賜亦得用冰故士喪禮有冰用夷盤可也此盤皆卽浴時承水者而因內冰

焉既浴以後則專用以盛冰也設牀謂爲沐浴而設牀也禮露也謂去簟席而禮露其第使浴水得以下流通於盤也言有枕者嫌禮第並去枕也士喪禮不言沐浴設牀或謂沐浴即於含牀然含牀設於南牖下尚有莞簟坊記云浴於中霤飯於牖下此云設牀禮第則沐浴與含別牀明矣○鄭氏謂此事在沐浴之後又謂尸既襲既小斂乃內冰盤中設牀於其上而遷尸孔氏曰既襲謂大夫也既小斂謂士也皆是死之明日若天子諸侯亦三日而設冰在襲斂之前也愚謂此言設盤內冰於含襲之前士喪禮有冰用夷盤可也亦言於沐浴之前是喪禮用冰者皆於沐浴時即用之不待襲斂也設牀禮第欲使浴水下流非爲用冰之故既浴之後遷尸含襲以至小斂之後奉尸侇於堂其內冰於盤而設牀

其上皆與浴時同但其牀皆有簟席而不禮下文所言
是也

含一牀襲一牀遷尸于堂又一牀皆有枕席君大夫士一
也釋文含胡暗反

此言用牀之事坊記曰浴於中霤飯於牖下則浴與含
别牀明矣上言設牀禮第此沐浴之牀設於中霤者也
士喪記曰設牀第當牖衽下莞上簟設枕此始死正尸
之牀既沐浴則又遷尸於其上而含焉故謂之含牀襲
牀在含牀之東遷尸于堂謂既小斂奉尸侇於堂也設
於堂上兩楹之閒含牀下莞上簟襲牀與遷尸于堂之
牀亦然然則此時雖用冰其牀不禮第矣

君之喪子大夫公子衆士皆三日不食子大夫公子衆士
食粥納財朝一溢米莫一溢米食之無算士疏食水飲食

之無算夫人世婦諸妻皆疏食水飲食之無算釋文粥之育反又音育溢音逸鎰昌宗又音實莫音暮疏食音嗣下同

鄭氏曰納財謂食穀也二十兩曰溢於粟米之法一溢爲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諸妻御妾也同言無算則是皆一溢米或粥或飯孔氏曰財謂穀也故大宰云以九賦斂財賄註云財謂泉穀言納財者以一日之中或粥或飯作之無時當須預納其米故云納財古秤有二法按律歷志云黃鍾之律其實一籥重十二銖合籥爲合則二十四銖合重一兩十合爲一升升重十兩二十兩則米二升說左傳者云百二十斤爲石則一斗十二斤爲兩則一百九十二兩則一升爲十九兩有奇今一兩爲二十四銖則二十兩爲四百八十銖計一十九兩有奇爲一升則總有四百六十銖八絫以成四百八十

銖唯有十九銖二桼在是爲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
此大畧而言之食之無筭者居喪困病不能頓食隨須
則食故云無筭疏麤也食飯也士賤病輕故疏食水飲
婦人質弱恐食粥傷性故亦疏食水飲也陸氏喪服釋
文曰王肅劉逵袁準孔倫葛洪皆云滿手曰溢敖氏繼
公曰小爾雅一手之盛謂之溢兩手曰掬一升也愚謂
財讀如漢書太僕見馬遺財足之財疏謂糲米也粟一
石舂米六斗爲糲九章粟米之法云粟率五十糲米三
十粺二十七糳二十四侍御二十一言粟五升爲糲米
三升以下漸細侍御者蓋人君之所食然則大夫士常
食蓋以粺與糳與食粥與疏食水飲皆謂三日不食之
後也疏食但不爲粥亦不過朝一溢米莫一溢米也水
飲言但飲水而已無漿酪之屬也衆士食粥謂君有服

之親也士疏食水飲異姓之士也食之無算哀痛不能多食稍稍進之也○孔氏曰按檀弓主人主婦歠粥此夫人世婦妻皆疏食者熊氏云檀弓主婦謂女主故食粥愚謂君之喪女主則夫人也大夫之喪女主則其妻也如熊氏之說則夫人妻妾之外別有女主殊不可曉檀弓謂主婦三日不食之時君命之歠粥也此謂三月之外妻妾得疏食義不相妨

大夫之喪主人室老子姓皆食粥衆士疏食水飲妻妾疏食水飲士亦如之

鄭氏曰室老其貴臣也衆士所謂衆臣士亦如之者如其子食粥妻妾疏食水飲愚謂子姓衆子也士亦如之鄭氏此以子與妻妾言之者蓋鄭氏謂士無臣故也特牲記公有司門西北面東上私臣門東北面西上喪服

記士爲庶毋貴臣貴妾則士有臣明矣士冠禮士喪禮有宰此士之貴臣也其餘則衆臣也其貴臣食粥衆臣疏食水飲亦皆如大夫之禮也

既葬主人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婦人亦如之君大夫士一也練而食菜果祥而食肉

鄭氏曰果瓜桃之屬孔氏曰既葬哀殺可以疏食不復用一溢米也愚謂既葬疏食則不止朝一溢米莫一溢米當以足爲度也主人未葬食粥兼可解渴故不飲水既葬疏食然後亦飲水也

食粥於盛不盥食於篹者盥食菜以醯醬始食肉者先食乾肉始飲酒者先飲醴酒 釋文篹本又作匴又作算悉緩反又蘇管反乾音干〇鄭註篹或作簨

鄭氏曰盛謂今時杯杅也篹竹筥也歠者不盥手飯者

盥孔氏曰歠粥不用手故不盥飯盛於簋以手取之故盥也食肉飲酒文承既祥之下謂祥後也然間傳曰父母之喪大祥有醯醬禫而飲醴酒二文不同庾氏云記者所聞之異大祥既鼓琴亦可以食乾肉矣食菜用醯醬於情爲安熊氏云此據病而不能食者練而食醯醬祥而飲酒也愚謂食於簋此吉凶每日常食之器也禮食乃以簋先食乾肉先飲醴酒者皆以其味差薄故也

期之喪三不食食疏食水飲不食菜果三月既葬食肉飲酒期終喪不食肉不飲酒父在爲母爲妻九月之喪食飲猶期之喪也食肉飲酒不與人樂之釋文期音基爲並于僞反與音預○樂音洛下同

鄭氏曰食肉飲酒亦謂既葬孔氏曰期之喪三不食謂大夫士旁期之義服也其正服則二日不食故間傳云

齊衰二日不食愚謂下文言叔母世母食肉飲酒此卽
旁期之義服則此云疏食水飲不食菜果者非專指義
服明矣蓋期之正服如爲祖父母爲世叔父爲兄弟爲
兄弟之子其輕重亦自不同故此云三不食間傳云二
日不食各據其一端言之或亦禮俗之有不同也
五月三月之喪壹不食再不食可也比葬食肉飲酒不與
人樂之叔母世母故主宗子食肉飲酒釋文比必利反
鄭氏曰叔母世母食肉飲酒義服恩輕也故主謂舊君
也言故主者容大夫君也孔氏曰壹不食謂緦麻再不
食謂小功幷言之者容殤降之緦麻再不食義服小功
壹不食愚謂比葬食肉飲酒謂自成服以至於葬得食
肉飲酒也叔母世母故主宗子食肉飲酒亦謂成服後
葬前也○葉味道問喪大記有叔母世母故主宗子食

肉飲酒之文註云義服恩輕不知自死至未葬之前可以通行何如但一人向隅滿堂不樂服旣不輕而飲酒居處獨不爲之節制可乎朱子曰禮經無文不可强說竊意在喪次則當如本服之制歸私家則自如其或可也

不能食粥羹之以菜可也有疾食肉飲酒可也五十不成喪七十唯衰麻在身

鄭氏曰性不能食粥者可食飯菜羹也有疾食肉飲酒者爲其氣微成猶備也所不能備謂不致毁不散送之屬也唯衰麻在身言其居處飲食與吉時同也愚謂不能食粥則當疏食而云羹之以菜凡疏食者必有菜羹也不能食粥羹之以菜謂未葬之前有疾飲酒食肉謂既葬之後也

既葬若君食之則食之大夫父之友食之則食之矣不辟粱肉若有酒醴則辭釋文君食之友食之食並音嗣辟音避

鄭氏曰尊者之前可以食美也變於顏色亦不可慁謂

雜記曰大功以下既葬適人人食之其黨也食之非其黨不食也則三年之喪不食於人矣惟尊者之命則不敢辭不辟粱肉亦爲重違尊者之命也有酒醴則辭者酒醴能動人之志氣爲其散哀心也

禮記卷四十三終

後學林　彬
　　董一化校栞